

线 卖 青 燕

述 口 原 喜 乔
录 记 群 依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716.2
538



燕 青 賣 綫

乔喜原 口述

依 群 记录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交出字第壹号

(长春市顺六林大街)

吉林省长春新生企业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吉林省分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字数: 9千字

印张: $\frac{9}{16}$ 印数: 17,000 册

195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T10091·50

定 价: (7)0.08 元

燕 青 賣 綫

喬喜原口述

依 璽 記錄

大宋徽宗坐九龍，
四面八方不安寧，
內四党來外四寇，
听我把四党四寇明一明：
內四党高俅童貫篡朝政，
蔡京楊戩謀江洪；
外四寇南有方臘造了反，
北有田虎作的凶，
淮慶反了名王慶，
梁山坐下宋公明。
押下別人且不表，
單表江州宋公明，
宋江這日坐大帳，
坐在分金聚義亭。
伸手拿了一只令，
開言叫聲“小燕青！”
命你神州去打播，

代訪任府大事情。”
又命李逵同伴走，
假扮貨郎下山峰。
燕青答应說遵令，
出了分金聚義亭。
到后帳兄弟二人重打扮，
打扮成山東貨郎一般同，
李逵背上大被套，
燕青担起八股繩，
縷順盤道把山下，
一直奔向神州城。
行行正走來的快，
神州不远面前迎。
十里听不見人喧嚷，
九里听不見買賣聲，
八里立下巡更處，
七里設下接官廳，

六里蓋下招商店，
五里荷花向日紅，
四里長老焚香火，
三層大殿念真經，
眼看过二里路，
一条大道緊對城，
远看城樓三滴水，
近看垛口數不清。
一个垛口一尊炮，
一杆大旗十名兵。
車走吊橋如擂鼓，
馬跑沙土把日蒙，
护城河倒栽垂楊柳，
打魚小舟來回冲。
燕青觀看城外景，
二人說話要進城。
混進神州城一座，
暗訪立擂任保童。
賣綫訪在任原府，
再表小姐任秀英。
小姐正在北樓上，

忽听鈴鐺响一声，
插下鋼針盤絨綫，
样冊夾上五色絨。
翻身又把牙床下，
款动金蓮往外行。
走道好似風擺柳，
扭扭也也往前行，
行行正走來的快，
大門不远面前迎，
双手开開門兩扇，
举目抬头看分明，
那边站立人一个，
二十上下正年青，
眉清目秀天生俊，
齒白唇紅豹眼睛。
头戴一頂沿毡帽，
身穿夾袍是佛青，
腰中緊系絲縹帶，
小小針鈴拿手中。
我看貨郎好一比，
好似上方左金童，

好象是卖过絨綫罗士信，
又象西廂小張生。
看的入神不轉眼，
南北东西竟难清。
若得此人成連理，
不穿棉襖过几冬。
口咬指头抹打眼，
汗似珍珠往下冲，
栽兩栽來晃兩晃，
几乎栽倒地流平。
强打精神把貨郎叫，
“貨郎哥哥要你听：
你把担子担在此，
咱們兩個講經營。”
燕青搖鈴卖絨綫，
忽听有人喚一声，
回头举目留神看，
門里出來女花容。
只見她青絲巧挽盤龍髻，
髮根紮的京紅繩，
漆黑烏云如墨染，

鬢边斜插海棠紅，
兩道蛾眉分八字，
杏核眼睛水泠泠，
懸胆鼻子櫻桃口，
雪白銀牙嘴唇紅，
元宝耳朵分左右，
八宝金环透玲瓏，
十指尖尖如嫩笋，
好象剥皮羊角葱。
腕上金鐲嘩啾响，
手上戒指黃登登，
身穿石榴紅大襖，
八幅罗裙系腰中。
又往下边看一眼，
一对金蓮更伶仃。
燕青看罢心暗想，
好个風流女花容。
担子放在大門首，
燕青有話問一声，
开言便把小姐叫，
口尊小姐你是听：

“小姐今日來買貨，
不知小姐要哪宗？”
秀英一听這句話，
貨郎哥哥你要听：
“今日不把別的買，
買的是烏綾包头綫花紅。”

燕青聞听不怠慢，
急忙開箱找花紅，
取出烏綾花紅綫，
秀英慌忙接手中，
挑个包头一綹綫，
口尊貨郎要你听：

“我看你人好貨也好，
不知你要多少銅？”
燕青說：“人也好來貨也

好，
人好貨好少算銅。”
秀英說：“打一打來算一
算，

算算多少銀子銅？”
燕青說：“不用打來不用算，

五兩三錢無有零。
三錢銀子拉倒吧！
五兩銀子快快称。”

秀英說：“今日無錢挂筆
帳，

改日過來拿現成。”

燕青說：“我的貨少本錢
小，

今日賣綫要現銅。”

秀英一听心好惱，
口尊貨郎要你听：
“你要不賣拿了去！”

花紅扔在地流平。

燕青一見心不悅，

暗把丫頭罵几声。

忍气吞声收拾起，

拾起就往箱內扔。

担起担子方要走，

一旁急坏任秀英，

上前一把忙拉住，

貨郎哥哥要你听：

“跟奴走來跟奴走，
跟奴去到北樓庭，
跟奴一到北楼上，
北樓之上取現銅。”
燕青說聲“我不去！
要想誑我可中。”
小姐聞听這句話，

“貨郎哥哥要你听，
你要跟我北楼上，
內有許多大相应。”
二人倒有姻緣意。
正遇任原回府中。
任原拜客要回府，
忽听銅鑼响連聲。
小姐回到綉楼上，
暗差了环小春紅，

“大街去把貨郎請，
就說小姐買花絨，
將他領到后門外，
花園里面悄悄行。”
丫环聞听不怠慢，

款动金蓮快如風，
行行來在府門外，
瞅瞅西來看看东，
照着路南觀一眼，
瞧見貨郎担担行。
年紀不过二十歲，
样子生得俊英英。
开言便把貨郎叫，
“小貨郎子你是听，
你要卖綫跟我走，
跟我一到北樓庭，
我家小姐打絨綫，
我的小姐買罗綾。
卖貨如到我們府，
多卖銀子多卖銅。
跟我走來跟我走，
你莫裝呆与楞怔。”
燕青回头用目看，
瞧見了环心里明，
不用人說知道了，
这个丫头鬼吹灯。

有心不進他的府，
任原底實摸不清，
今天跟她去進府，
訪知神州內里情。
叫一声“丫環姐姐前引路，
跟你去賣几吊銅。”
春紅聞听心欢喜，
貨郎哥哥話愛听。
轉身邁步回头走，
燕青跟在后边行。
二人行走來的快，
進了花園奔樓庭，
穿宅越戶往里走，
綉樓不远面前迎。

秀英一見貨郎到，
綉樓以上喜心中。
言說樓下不方便，
目众人多又有風，
貨郎領到綉樓上，
樓上買賣更淨清。
燕青跟随把樓上，
上了樓梯十三層。
燕青秀英剛坐下，
來了立擂任保童。
眼睜睜的一場戰，
只殺得山崩地裂海水紅。
这是賣綫事一段，
下一回英雄会再看分明。

英 雄 会

言一回日落西山还轉东，
梁山下來小燕青，
宋江差他去打擂，

巧裝改扮賣絲絨，
混入神州城一座，
暗訪立擂任保童。

賣綫來到任原府，
正遇小姐任秀英，
府門以外去買綫，
看中浪子小燕青，
二人倒有夫妻意，
目众人多話難明。
小姐回在綉樓上，
暗差了環請燕青，
將他領到綉樓上，
秀英这里把話明，
秀英說：“放下吧來放下
吧！

放下喘喘挑絲絨。”
燕青貨箱放在地，
秀英即忙叫春紅：
“你上前亭燒壺水，
好給貨郎迎迎風。”
丫環領命下樓去，
前亭燒茶不見踪，
樓上拋下男和女，
你言我語甚相通。

燕青說：“小姐要用什麼
貨？”

秀英說：“哈啦、嗶嘰、
紗羅綾。”

燕青起身開箱去取貨，
秀英忙把她的綉樓封。

“咱倆那件婚姻事，
貨郎你倒從不從？”

燕青說：“婚姻本是月老
定。”

秀英說：“天地造化無改
更。”

二人說到情濃處，
定下百年恩愛情。

燕青許下不另娶，

秀英說：“至死不把二夫
從。”

二人神前盟誓願，
但願始終不變盟，
如有三心并二意，
日后難免五雷轟。

男女盟过洪誓願，
秀英开言叫相公：
“今日北楼收了我，
世界难找这相应。
哥哥神州立下播，
还有半年未成功，
但等三年功成后，
宋王命他領大兵，
平了四党并四寇，
四党四寇一扫平。
餓了吃些珍饈与美味，
冷了穿些綢緞与罗綾，
傭人捧茶侍女把盞，
你說受用不受用？
你我搬入北楼內，
千金小姐誰不称。
到那时富貴榮華到極頂，
强如你卖綫嚙嚙游那
四城。”
燕青說：“蛤蟆想吃天鵝
肉，

車轍泥鰍想要成龍；
梁山來了燕小乙，
蛤蟆老鼠成不了精。
三哥差我來打播，
神州來把任原平。
燕青要把播台上，
管叫你們作不成，
抓住任原你兄長，
刮骨熬油点天灯！”
燕青北楼發急躁，
吓坏小姐任秀英。
开言便把夫郎叫：
“怨恨哥哥为何情？
生米已經成熟飯，
丈夫作事要寬容。
不看金面看佛面，
不看魚情看水情，
金面佛面全不看，
还念你我恩愛情。
常言說真親难惱一百日，
奴的哥哥是你內兄。”

燕青三番回言道：

“你哥作事理不通，
他在山东立擂立他的擂，
我們在梁山屯兵也不碍他
的事情，

井水不犯河水事，
为什么小看梁山众弟兄！
他說是立擂三年功果滿，
領兵去把梁山平。

刘唐販馬得此信，
怒惱三哥宋公明，
忠义堂上傳下令，
令我燕青下山峰，
神州城里來打擂，
平你哥哥任保童。
軍令在此难違命，
小姐不必苦求情。
霎时要把擂台，
他死我活賭輸贏。”

任秀英擺手說：“不中用，
葛針刺上撻馬蜂，

二郎面前休耍棒，
火神庙里照不的灯。

哥哥藝高力勇猛，
徒弟教師武藝精。
神州立擂二年半，
总沒遇見对手兵。
郎君你身小力輕难取勝，
小奴怕你落下風。”

燕青一听心好惱，
“燕郎豈是省油灯！
有名的教師打死三四百，
無名的教師打死数不清。
天下打遍無敌手，
任原豈是对头兵！
我可不是說大話，
定平你兄任保童。
舍出这把生灵骨，
探探黄河几澄清。”
操起扁担就要走，
下楼去把擂台登。
秀英上前忙拉住，

前廳以上發喊聲。

任原說：“天交午時該上
搦！”

徒弟帶過馬能行。

府門外面上了馬，

徒弟教師一窩蜂，

長的杆子短的棍，

不長不短二刃鋒，

兩杆門旗分左右，

上寫立搦任保童。

前呼后擁出了府，

北樓再表任秀英。

拉住燕青說：“慢走！

咱倆姻緣要說清，

小姐身體被你占，

天緣造定難改更。

今日北樓離別散，

留下何物作証憑？”

燕青說：“貨郎担子為表記，

小小針鈴作証憑。

小姐請你快放手，

一到搦台定輸贏。”

兩手一擁推在地，

迈步下樓走如風。

任原上搦前門走，

燕青打搦后門行，

轉彎抹角來的快，

搦台不遠面前迎。

高搭搦台三丈六，

周圍欄杆挂綵紅，

搦台上貼英雄對，

這付對聯寫的精，

上一聯：“拳打南山斑斕
虎”，

下一聯：“腳踢北海老蛟
龍。”

橫批上寫八個字：

“蓋世無雙天下揚名。”

桃花板上刻大字，

上寫立搦任保童。

燕青台下正觀看，

旗幟招展一窩風，

白臘杆子打開道，
流星拐子隨後行。
要問來的是哪個？
神州立擂任保童。
擂台一旁下了馬，
家將人等不消停，
大家一齊全來到，
教師徒弟數百名。
打打劈腿飛腳岔，
一跳如飛把擂登，
任原跳在擂台上，
站在上面抖威風。

“有打擂的快上擂，
有爭功的快爭功，
打我一拳銀十兩，
踢我一腳銀五封，
拔根眉毛十匹馬，
捋根鬍子酒千瓶，
揪根頭髮十匹緞，
掐根汗毛挂綵紅，
有人上台擰个个，

出色女子給十名。
上擂先打三通鼓，
哪位好漢逞逞能！”
任原立擂二年半，
見天大話口內稱，
“有名的教師打死二百六，
無名的教師打死數不清，
打遍天下無敵手，
大料着無有好漢敢報名，
立擂功成三載滿，
聖上命我率領兵，
先征四黨滅四寇，
隨後再把梁山平！”
任原擂台吹大話，
台下氣壞黑旋風，
宋江差他把山下，
暗中保護小燕青，
扮作一位手藝客，
巧語花言混進城。
李逵來在擂台下，
正遇任原把擂登，

口出大言拉大話，
气坏李逵楞头青，
李爺几日沒出世，
蛤蟆老鼠成了精。
今日不打囚毛搗，
为人一世落稀松。
打打飛脚劈劈岔，
渾身用力气煉成，
兩膀一晃十分力，
罵声任原狗雜种。

“颼叭”一溜旋風脚，
撞倒閑人多少名。
李逵蹠到搗台上，
餓虎撲食往上冲。
二人搗台正交手，
忽听台下喊連声，
梁山以上發人馬，
众家女將進了城。
“颼”的蹠在搗台上，
下接燕青把搗登。

燕 青 打 搗

言一回春去夏來秋复冬，
人为名利把气爭，
任原神州立下搗，
梁山差來一股兵：
桃花浪子燕小乙，
还有李逵黑旋風，
孙二娘与顧大嫂，

扈三娘綽号一丈青。
男兵女將把山下，
打扮赶会人几名，
燕青假裝卖絨綫，
李逵扮作手藝精，
三位女將扮成一伙蓮花
落，

各样小曲唱的精。
怕的是神州城难進，
巧裝改扮把人蒙。
自从任原立下搆，
四門緊閉查的清，
有人進城先挂号，
門軍簿冊留下名，
進門如打哪門進，
出城也从哪門行。
为什么神州城这般嚴緊，
怕的梁山这股兵。
因此才男兵女將巧打扮，
假裝赶会混進城。
燕青賣綫暗私訪，
任府收下任秀英，
李逵先把搆台上，
被任原打的發了蒙。
燕青來到搆台下，
看見李逵丢了風，
身形一蹤把搆上，
开拳要打任保童，

前有三路開門扇，
后有三路頂門封，
左打三路龍戲水，
右打三路鳳騰空，
棋逢对手打一处，
閃展騰挪顯奇能。
这一个二龍戲珠去剜眼，
那一个老君托盆往上迎，
这一个白猿偷桃入古洞，
那一个夜叉探海入龍宮，
这一个太山压頂头上打，
那一个枯樹盤根用足登，
这一个就地旋轉十八滾，
那一个喜鵲登梅懸在空，
这一个鳳凰弄窩去扯腿，
那一个二郎担山双手擎。
好比那上山虎遇下山虎，
云中龍遇見霧中龍，
銅盆遇見鉄刷子，
喪門遇見吊客星，
老虎遇見金錢豹，

好漢遇見美英雄，
棋逢對手無勝敗，
你強我勝沒輸贏。
任原他霸王舉鼎來的快，
小燕青蘇秦背劍令人驚，
任原他使個金蟬來脫殼，
小燕青白蛇吐信找的清。

李逵挨打不夠臉，
站在擂下喊一聲：

“燕青賢弟閃一閃，
讓我老李這一功！”

“颶叭”跳在擂台上，
照着任原下無情，
插花蓋頂往下打，
任原他天王托塔往上沖，
就地使個掃堂腿，
李逵鬧個倒栽葱。
燕青一見事不好，
打個箭步往上迎。
任原要把燕青打，
燕青要把任原平，

一來一往爭勝敗，
你強我勝斗輸贏。
李逵趁空忙爬起，
前鑽後跳鬧的凶，
糾纏捎帶二皮臉，
怒惱立擣任保童。

“上台打擂先掛號，
私自上擣理不通，
攪鬧武場私上擣，
如欺聖上一般同。
在此立擣奉聖旨，
還有保擣人几名。
教師徒弟齊動手，
快打攪擣人二名！”
任原吩咐一聲打，
忽啦上來一窩蜂，
長的杆子短的棍，
不長不短二刃鋒，
槍刀劍戟月牙斧，
撓鉤鐵尺與流星。
齊操劍戟往上闖，

擂台圍困不透風。
燕青李逵好比包子餡，
团团圍在正当中，
前边來了前边挡，
后边來了后边迎，
右边來了使拳打，
左边來了用足登。
前打几步虎跳澗，
后打几步龍出宮，
右打几步龍擺尾，
左打几步虎旋坑。
左右分开四角斗，
閃展騰挪八面風，
敗中取勝連环步，
死中求活鳥出籠。
李逵蠢笨力驍勇，
百戰不敗小燕青，
二人擂台精神抖，
一來一往斗輸贏。
打傷擂台人几个，
死了就往台下扔。

任原一見心慌亂，
吩咐護擂眾兵丁：
“怪不得前來打擂不掛號，
他是梁山水滸兵。
黑面定是旋風李，
那個白臉是燕青。
快將擂台齊困住，
莫要走脫人二名，
定要拿住梁山寇，
掛紅領賞有官升；
哪個放走梁山寇，
立斬人頭不容情！”
護擂官員不怠慢，
帶領護擂眾家丁。
旗幟招展擂台困，
里八層來外八層，
教師徒弟齊動手，
賽似兵山一般同，
頭層兵簾牌手迎兵排對，
二層兵長槍短槍挑紅纓，
三層兵三股鋼叉挑日月，